

送花灯

■ 颜小烟

“灯”和放鞭炮的人。其余的就是游村的观众了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把送“灯”的队伍围得水泄不通。十几盏花“灯”都是请村里的小孩子抬的，每两个小孩抬一盏。妹妹和堂妹就嵌在抬花“灯”的队伍中，天上下着绵绵的冬雨，但袭人的寒意不时会被围观的人群冲散。我站在围观的人群中，想着妹妹因抬花“灯”而吃不下饭，只好拎着一小袋“糖贡”紧随其后。

送“灯”的队伍每走进一户人家，就会把花“灯”停在这户人家的院子里，接下来就是等待正屋里最有趣的“打蛊盘”了，打完了蛊盘，送“灯”的队伍才会往下一户人家走去。而整个送“灯”的过程中，我最喜欢看的也就是“打蛊盘”了。

“打蛊盘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跳蛊盘舞。或许是从小就跟着祖母看琼剧的缘由，我对吹拉弹唱之类的演出都特别感兴趣，而蛊盘舞又有其不同于其他戏曲的独特之处。比如，它的演出者是一位老者和两位孩童的搭配，老者扮丑角，男童扮生角，女童扮旦角；比如，它的器具是盘子、碟子、汤勺、碗筷之类的物件；又比如，它的旋律轻快明朗，唱腔圆润淳朴，唱词诙谐有趣，闻者听之无不跟着轻轻附和也。送“灯”队伍中的“打蛊盘”唱的无非都是“添丁发财”之类令人高兴之词，而我痴痴地望着那两个一直在轻盈旋转的男孩女孩，跟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从东家唱到西家，眼中却硬生生地迸出了莫名的泪水。

夜渐渐地深了，许多小孩支撑不住被父母唤回家去休息了。担心妹妹衣衫单薄，我又跑回家去给她拿来了一件外套。本来想跟她换班，可她担心到手的红包飞走了，硬是要撑到送“灯”结束。我实在拗不过她，只好做罢。村里依旧灯火辉煌，亮如白昼，可孩子们却是越走越累，巴不得快点结束好拿着红包回家睡觉去。每送完一家花“灯”，鞭炮声便不绝于耳，主人们被“蛊盘舞”的唱词唱得心里乐开了花，便情不自禁地给送“灯”的人们端出各式各样的年糕果脯。

蛊盘舞跳完之后，叔叔伯伯们便爬上屋顶，把准备好的烟花依次点燃。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璀璨的烟花点亮了，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激动的欢呼声。烟花点亮了从家门口通往公庙的路，我没有再跟随着送“灯”的队伍向公庙走去，我知道当花“灯”被挂在公庙里的时候，也预示着一年的元宵佳节即将远去了。

茶、肉茶，酿造山栏米酒，以备节日里给家人和客人享用。节日那天大清早，男人们忙着做主菜。女人们忙着制作糍粑、三色饭和椰子糕。太阳刚升起来，每户人家都会摆上猪肉、牛肉、糍粑和米酒等供品祭拜祖先，鸣放鞭炮祈求他们保佑平安，来年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。

节目一个接一个：独唱、男女对唱、四重唱、大合唱、群舞、原生态舞蹈，还有广场舞……

一位年轻的黎族姑娘上台了，一开口便震惊全场。“依呀，依哎呀……”声音清脆悦耳，仿佛不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，而是从大山里传出来的百灵鸟的叫声。音调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婉转嘹亮，又仿佛成千上万颗玻璃珠子猛烈地碰撞在一起，碎了，散得漫山遍野都是。

虽然歌词我没太听懂，但那杂揉着鸟鸣、山泉和清风一般的嗓音，直往我耳朵里钻，一丝一丝地融进了心底。

接下来是黎族原生态舞蹈《王者之路》，这舞蹈极具民族特色，古老而神秘。音乐单调，仅一男一女两人伴奏，一人执锣敲锣，一个背鼓击鼓，而舞者的动作缓慢、粗犷，充盈着最原始的力量。单调的锣鼓伴奏和简单的肢体语言，不断重复，张扬而夸张。在舞的过程中有对峙、争执和抢夺，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。

《王者之路》展示的是粗犷、力量和最原始的欲望碰撞，勇者为王。王者之路艰难险阻，但勇士却能够在残酷的争夺中胜出，从而成为王者。

音乐结束时四位歌手跳起来，猛地击了一下手中的鼓，大喊一声“嘿！”彪悍而充满野性的民族味道立马就出来，我仿佛看见一群人身上涂抹着油彩的粗犷汉子，正扛着猎物，哼着调子，沐浴着夕阳走进黎族村庄。

“山栏节”是黎族人最隆重的节日之一，家家户户都会提前腌制鱼

海岛的这个时刻，岁暮的地平线上没有世故，也没有慈祥，只有晴空万里。年快要来到了。孩子是喜欢过年的，因为至少不用早早地去赶课，大人也必须假装过年，假装没有半点慌张，所谓成熟的他们不愿意向别人溢出一丝烦恼，而烦恼是无时不如影随形。立春就在前面的不远处等着，与大年初一紧挨，时间的河流上已经照见双春重叠，让心情好的人感觉上美艳得不行。但就是临年前的一阵日子，天气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，好像不是海岛的冬天，而是别处的版本。寒气夹着飘忽的冷雨一起袭来，村庄在连日漫天的阴雨中渐渐发潮，一些事物发生了化学和物理性的变化，家里的窗木板上出现了腐烂而凌乱的色斑，好像是一幅坏了的现代画。六叔被扶贫资助盖上新房后，把奶奶陪嫁的破旧荔枝木柜扔在了院子角落里，这时它竟然在雨水中长出了褐色的木头绒子。这种事物间奇怪的陈陈相因，仿佛禅书里的一些妄语，使人不知无和空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村前的庙堂始终是不关门的，风带着微雨钻进来，致使神台的瓷砖表面冒出了层水，进香的人发现后赶紧用双手把水抹走，再用衣袖把神台擦干。村庄外的甘蔗田里，每一片枯黄而锋利的蔗尾把寒风削来削去，只听见碎碎的风声。沾了雨水的蔗条沉重而滑溜，蔗农扛着往运蔗车上送，硌得肩膀生疼。天气实在是糟糕，把蔗田平日里的甜蜜气味漂洗得一干二净。冷雨天，出工的农人手掌发红，窝在棚里的牛、缩在窝里的鹅也不想出去，主

岁月山河

临年记

■ 王卓森

人就在它们的嘴边放了草料，然后抖索地去下田了。老人抱着孩童聚拢在一起，烧起一个火塘，围着说话，白烟把他们没有欲望的老脸抚来抚去。这些老人淡淡地说，年前天雨年时晴。坏天气倒没让他们有什么情绪，他们眯起的眼睛里，时间了无踪影，别说是过年。

海岛的冬天，不歇息的冷雨天，城市里一样被重重雨雾所笼罩，湿气无所不在，好像早就潜伏在房子里的墙壁、地面、家具、书册、衣服、被褥等物品中，此时才趁着坏天气游出来四处放潮，连耐腐的文房四宝都失去了往日的优雅，发软的文书上红印子也少了一些威严。连日连夜的雨水打湿了飞鸟的羽毛，它们艰难地从公园和绿带的树林中窜向天空，雾帐迷离，它们之间看不见影子，只互相传递瑟瑟的叫声，叫着叫着好像就要飞进八大山人的画里。

这个冬天，我似乎有所理解了经

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概念了。几年前，家乡十月的水田里，插秧的农人从水中的倒影里，突然看见高耸入云的楼房，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那时候起，在水田边的野坡上，在橡胶林浓绿的色块外圈，在村民先人莹光石碑的注视中，从此站起来了很多楼房。楼房小区名字的广告灯通宵闪烁，用豪气和不屑的眼神很快把山川、村舍、牛羊比下去了，也让萤火虫再也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这些楼房，一开始大多是空的，只装着沉野上的山风和旷空下的星光。去年以来，境况就像一个童话一样，某个迷宫的大门被打开，小区里一下子来了很多叫做候鸟业主的人，麋集在一起度过海岛短暂的冬天。家家阳台上晾晒了衣服，挂上了风味不同的干食。业主们操着各地方言和腔调，在空地上跳起了大妈舞，在通往县城的柏油路上三五结伴循循而行，手里往往提着几张塑料矮凳子，一把大蒜、两斤鸡蛋和一桶金龙鱼食用油。那条黄灿灿的金龙鱼在南方冬日温情的太阳底下仿佛一条活物，欲飞冲天，把候鸟业主们晃动出喜孜孜的表情。是的，资源是聪明的，可以让更聪明的人互相配置。每年十月以后，家乡不缺少温度的阳光、清新的空气、一直绵延到天涯的绿色，还有淳朴的民风，便是海岛新客人的冬天之恋。

海南的冬天，有遗世独立的热带美景，但海岛对一些人永远是一种孤独的语境。这些人在岛上谋生，或者捣鼓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，在临年的日子里，他们被离岛的念头驱赶，与候鸟们逆向而行，匆匆过海返回广袤大陆。因为海岛与大陆不通桥梁不通公路，他们回家的第一站，便只能迎着清冽的海风乘坐轮船过海峡。海峡的波涛无法阻挡他们的心情，但也摇碎了他们的头绪。其实，九百年前，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匆匆地离岛北归，他就是苏东坡。宋元符三年，被贬海南岛已经三年的苏东坡被赦了，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置廉州。离别时有儋州父老拒来酒食相送，他慨然道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那年阴历六月二十日，东坡渡海，一叶浮舟向对岸的海岛颠簸而去，吹过他心头的海风无视他的百感交织，直接吹乱了他的头发和衣襟，来不及谋面告别的故人只能在他的《渡海贴》中相见了。虽然时在盛夏，但那一纸却寒凉如冬。东坡翁，一尊神一样的存在，依然无法越过海岛彻夜的凉风和四季的长夏，安妥地放下一颗灵魂。比起今天在海上跳广场舞、在三角梅下晒太阳、在海景房里过大年的候鸟们，他无异一只恓惶的海上孤鸿。

年关，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刻度，而是一种心情。电视里的新闻说了很多事情，都被临年的气氛过滤掉了不少庄重感或焦虑感，一些遥远在异国他乡的事件，更是无法进入到我们此时的内心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想想起小时候的过年，那一定是暂时闲下来了，而且桌前有一盏茶，兴许还围坐着几个发小。记得读小学时，一年年关父亲带着我和半袋大米，去了县城里一位当老师的亲戚家，父亲和他聊我转学的事，我则在一旁听他家的唱片机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唱片机的真实模样，觉得生活的幸福和奢华，大概就是一边听唱片机一边吃饭或聊天了。因为没有今天这样的电声的修饰，胶质唱片里女歌唱家流转的肉嗓声显得十分尖细和清晰，偶尔还有点卡，但天然而明亮，像那个时候的年。

此时，徐徐飞翔过椰子树头顶的几朵白云来得正是时候，让天空的蓝色立马有了强烈的对照。阳光泄下来，把冬天的街道洗浴了一遍。街上人流汹涌，车驰在不同的方向上，知道又一个年逼近了，世态人情无法闪躲，可手边却没有一本《过年指南》。

微雨即将不在，菩提树依旧浓郁青草漫漫，任落花紫色了山野

繁星坠入那蓝
和着一轮弯月
和着流水与谷酒的醇香

是什么弹出早晨的眼泪
是露珠，还是时间的灰烬
终是要同光阴干杯
一个人，行走天涯

静止的水。在这种地方，一点水菜花的身影都看不见。

水菜花喜欢的，水葫芦不喜欢。在长满水菜花的地方，一定是清澈且流动的水。在这种地方，水葫芦难以生长，偶尔有一两株，也长得很小且叶面发黄。

如今，清澈的水越来越少，“清澈+流动”的水就更是稀少，于是水菜花就悲剧了，全中国就在最南方剩下几十亩的量了吧。

水葫芦赢了，水菜花输了。

水菜花被连根拔起，因为村民要捕鱼布网；水菜花赖以生存的水断流，因为有人在附近开山挖石头。

不时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，繁华已经在空中穿梭，这样的僻静还能坚守多久？化肥、除草剂、农药、养猪场在四周疯狂，这样的清流还能坚守多久？

那是一条梦中的花河/那里水草丰美/天的蓝在水里/水的蓝在天上

我要寻找那条梦中的花河/那里可以医治心的荒芜/那里可以享受一个人的狂欢

那里水菜花在绽放……

诗

诗路花语

◎雪趣

谁吹白絮竞纷飞，
树裹银装本色微。
抓雪窝球砸将去，
顽童开战鸟儿欢。

◎如梦令·梦雪

昨夜雪花飘落，
一宿玉龙包裹。
小草暖洋洋，
满院嬉童堆堵。
痴梦，痴梦，
银粟借风经过。

遥望万州古城(外一首)

■ 黄平

古郡今何在？东山上旅亭。
浮云街海碧，平野照城青。
一塔汉唐月，六连英烈名。
万州多造化，极目望南溟。

◎家乡小溪偶书

寒雨野萋萋，呼朋访旧溪。
山深清水活，滩浅雪鱼迷。
何意川残断，还嗔鸟缺啼。
儿时幽梦远，何处觅乡堤？

百花岭情侣树

■ 陈波来

山林闪开缝隙，远远
就能望见它们，缠抱一起

石阶蜿蜒而上，再看，竟然
缠抱得越来越高

高出山林，秀挺，热烈
它们是唱歌的树，现世的连理枝

直到近前，才看清它们
虽隔咫尺，但从未交集

他说误读来自于错误的角度
她说有些美，却一定来自于误读



《春风》(中国画) 陶荣忠作

水菜花

■ 李科洲

路边的水面上，密密麻麻长着的是水葫芦。只有穿过小路，来到僻静处，才能看到水菜花。

小溪里，一株两株三株水菜花，稀稀疏疏的。它长长的根茎在水中摇曳着，白色的花在水面上浮动着，让我总担心它要飘走。

小小的花，白色的瓣，黄色的蕊，水菜花就这么柔柔弱弱地开着，就这么自顾自地开着。

它并不孤独。红的蜻蜓、黄的蜜蜂、褐的小鸟、粉的蝴蝶都来了，和水菜花的白组成了美的交响。

水菜花的美需要懂的人。只须得地以含芳，何必有人而见赏。如果你不懂它，便不需要你看见它，反而会因为你看见它而变得不清爽。

梅花会感叹寂寞开无主，兰花会忧心美人迟暮，牡丹会自傲于国色天香，水菜花是卑微的，也是沉默的，只以一年9个月的花期吐露着谈到几乎闻不到的芳香。它不喜欢很多人去看它。人多了，声音就会吵杂，水体就会被弄脏，它就会艰于呼吸。有的人来

看，还会扯一根花茎带回去种，却不知道，它只喜欢流动的水。在瓶中水里，它第二天就变黄、变蔫了。生世本幽谷，岂愿为世俗！水菜花和水葫芦是两种势不两立的植物。水葫芦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，霸气、疯狂。它深绿色的叶子肥厚密实，铺满了水面，隔离了阳光，稀薄了空气。水葫芦所长之处，寸草不生，何况水菜花乎？

水葫芦喜欢的，水菜花不喜欢。在长满水葫芦的地方，一般是脏污且

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概念了。几年前，家乡十月的水田里，插秧的农人从水中的倒影里，突然看见高耸入云的楼房，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那时候起，在水田边的野坡上，在橡胶林浓绿的色块外圈，在村民先人莹光石碑的注视中，从此站起来了很多楼房。楼房小区名字的广告灯通宵闪烁，用豪气和不屑的眼神很快把山川、村舍、牛羊比下去了，也让萤火虫再也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这些楼房，一开始大多是空的，只装着沉野上的山风和旷空下的星光。去年以来，境况就像一个童话一样，某个迷宫的大门被打开，小区里一下子来了很多叫做候鸟业主的人，麋集在一起度过海岛短暂的冬天。家家阳台上晾晒了衣服，挂上了风味不同的干食。业主们操着各地方言和腔调，在空地上跳起了大妈舞，在通往县城的柏油路上三五结伴循循而行，手里往往提着几张塑料矮凳子，一把大蒜、两斤鸡蛋和一桶金龙鱼食用油。那条黄灿灿的金龙鱼在南方冬日温情的太阳底下仿佛一条活物，欲飞冲天，把候鸟业主们晃动出喜孜孜的表情。是的，资源是聪明的，可以让更聪明的人互相配置。每年十月以后，家乡不缺少温度的阳光、清新的空气、一直绵延到天涯的绿色，还有淳朴的民风，便是海岛新客人的冬天之恋。

海南的冬天，有遗世独立的热带美景，但海岛对一些人永远是一种孤独的语境。这些人在岛上谋生，或者捣鼓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，在临年的日子里，他们被离岛的念头驱赶，与候鸟们逆向而行，匆匆过海返回广袤大陆。因为海岛与大陆不通桥梁不通公路，他们回家的第一站，便只能迎着清冽的海风乘坐轮船过海峡。海峡的波涛无法阻挡他们的心情，但也摇碎了他们的头绪。其实，九百年前，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匆匆地离岛北归，他就是苏东坡。宋元符三年，被贬海南岛已经三年的苏东坡被赦了，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置廉州。离别时有儋州父老拒来酒食相送，他慨然道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那年阴历六月二十日，东坡渡海，一叶浮舟向对岸的海岛颠簸而去，吹过他心头的海风无视他的百感交织，直接吹乱了他的头发和衣襟，来不及谋面告别的故人只能在他的《渡海贴》中相见了。虽然时在盛夏，但那一纸却寒凉如冬。东坡翁，一尊神一样的存在，依然无法越过海岛彻夜的凉风和四季的长夏，安妥地放下一颗灵魂。比起今天在海上跳广场舞、在三角梅下晒太阳、在海景房里过大年的候鸟们，他无异一只恓惶的海上孤鸿。

年关，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刻度，而是一种心情。电视里的新闻说了很多事情，都被临年的气氛过滤掉了不少庄重感或焦虑感，一些遥远在异国他乡的事件，更是无法进入到我们此时的内心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想想起小时候的过年，那一定是暂时闲下来了，而且桌前有一盏茶，兴许还围坐着几个发小。记得读小学时，一年年关父亲带着我和半袋大米，去了县城里一位当老师的亲戚家，父亲和他聊我转学的事，我则在一旁听他家的唱片机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唱片机的真实模样，觉得生活的幸福和奢华，大概就是一边听唱片机一边吃饭或聊天了。因为没有今天这样的电声的修饰，胶质唱片里女歌唱家流转的肉嗓声显得十分尖细和清晰，偶尔还有点卡，但天然而明亮，像那个时候的年。

此时，徐徐飞翔过椰子树头顶的几朵白云来得正是时候，让天空的蓝色立马有了强烈的对照。阳光泄下来，把冬天的街道洗浴了一遍。街上人流汹涌，车驰在不同的方向上，知道又一个年逼近了，世态人情无法闪躲，可手边却没有一本《过年指南》。

微雨即将不在，菩提树依旧浓郁青草漫漫，任落花紫色了山野

繁星坠入那蓝
和着一轮弯月
和着流水与谷酒的醇香

是什么弹出早晨的眼泪
是露珠，还是时间的灰烬
终是要同光阴干杯
一个人，行走天涯

静止的水。在这种地方，一点水菜花的身影都看不见。

水菜花喜欢的，水葫芦不喜欢。在长满水菜花的地方，一定是清澈且流动的水。在这种地方，水葫芦难以生长，偶尔有一两株，也长得很小且叶面发黄。

如今，清澈的水越来越少，“清澈+流动”的水就更是稀少，于是水菜花就悲剧了，全中国就在最南方剩下几十亩的量了吧。

水葫芦赢了，水菜花输了。

水菜花被连根